

## 岁月一瞬

张君萍(兖州区)

## 暖冬赏荷

朱存虎(邹城市)

唐王河里的这片荷塘,在护驾山植物园的西侧。拐一个大弯,那方熟悉的荷塘便静静卧在了眼前。

果然,和预料中一样,入目的先是一派枯索,与这温吞的天气构成了反差。满塘的荷叶,早已褪尽了夏日田田的碧色,也失了秋日残破的风致,只剩下无数褐黑的、卷曲的、低垂的茎秆与残叶。它们或倒伏在水中,与水色融为一体;或折断而立,像一管管用旧了的笔,蘸饱了浓墨,正默默书写着暖冬的心事。水是沉静的墨色,将这些枯败的影子温柔地揽入怀中——那是一种彻底的、坦然的寂静,仿佛生命盛大演出后的中场,帷幕落下,万物都在后台卸了妆,露出最朴素的本相。这枯荷的池塘,本该是冬日的绝唱,此刻在暖阳下,却少了几分凄清,多了几分安宁的禅意。

“扑棱棱”——几只肥硕的红嘴水鸡,正从枯萎的荷梗间穿梭出来。它们的羽色是沉静的灰黑,唯有那喙,一抹鲜艳的红,像点在灰白画布上最灵动的朱砂。它们在残荷的迷宫里钻来钻去,长长的脚趾拨开水面,留下一道道细细的、转瞬即逝的波纹。时而将头颈深深扎入水下,寻些水草或螺蛳;时而互相追逐,发出“咕咕”的轻鸣。它们似乎并未感到这是“大雪”该有的冬日,行动间不见瑟缩,倒有几分春水回暖时的惬意与自在。这暖,是实实在在地被生灵感知着,化作了它们嬉戏的能量。

原本寂寥的池塘,被水鸟喧腾出了生机。寒冷被季节的脚本规定了,却迟迟未曾登场;温暖成了意外的馈赠,也让荷塘呈现出一种错位的,却又无比真实的状态。暖冬,把秋天硬生生拉扯到了大雪节气。枯荷的静,是生命向内收束、沉淀的智慧;水鸟的动,是生命在意外温存里舒展的欢愉。这暖冬的荷塘,便在“静”与“动”、“枯”与“荣”的微妙平衡里,展开了一幅最生动,也最富哲理的自然画卷。它像在告诉我,季节的秩序或许会迟到,但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节奏,在每一个被给予的温度里,坦然地、美丽地存在着。

这,大约就是暖冬最意味深长的馈赠了吧?

寒风料峭,抬眸间,嫩黄的柳芽已在东风中起舞,宣告冬残春至。许多时候,时光仿佛只在一瞬。你还未及做些什么,岁月已匆匆掠肩而过。

时间是公平的智者。无论你忧喜伤痛,它从不因任何人、任何事而稍作停留。它始终一如既往,从容淡然。只是待我们蓦然转身,最美的年华已从指缝间悄然溜走。曾经那些苦苦追寻的,历经之后,或许已不再重要,终随岁月流逝,归于云淡风轻。梦醒时分,方顿悟:原来时间,不过是一瞬。

由此想来,生命之美妙,春天最具善意——愿寒风止息,冬雪消融,冰凌化水。念及此,心中颇多感慨:人若能有此般豁达,又该消解多少痴妄怨念?

时间亦是一位老师,不置一言,不露声色。它予你柳暗花明、云开见月;予你慈悲、

接纳与感动;予你无尽的思考、悔悟与成长。它无私地赠与众多金子般的道理。行至不惑,也曾汲汲于事业,总想抓住更多。静心聆听时间的教诲,方才明白:一生会遇见何人、经历何事,并非皆能由己。记得有人说过,或许一生能与哪滴雨露结缘、与哪株小草相依,自有定数。有缘的,总会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,因某种力量的牵引,不期而遇。我敬畏生命,无论生活赐予什么,都相信是最好的安排。时间从不亏欠于我,我只需怀一颗静候的欢喜心。

子曰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时间不喜我们左右徘徊、空自感慨。无需躲避生命中的风雨,不必心生恐惧。冥冥之中,它始终在告诉我们:向前,向前,向前……是的,就在这一瞬,我们要在自己的舞台上,翩然起舞。

## 留白处,让成长自然发生

马全庆(任城区)

清晨的校园里,毕业班学生的脚步总是格外急促,肩上的书包也显得沉重。作为包级领导,我常在走廊与他们相遇。从那些欲言又止的神情中,我能读到这个年纪特有的压力——稚嫩的肩膀上,背负的不仅是知识的重量,更有来自家庭、学校乃至社会的殷切期盼。他们像陀螺,在分数与成绩的驱动下旋转不停,却鲜有机会停下,感受成长本身应有的韵律。

我们总说教育是耕耘,却常忘记幼苗需要呼吸的空间。傅国涌先生曾呼吁:“教育不妨适度留白。”家长的焦虑与老师的急切,本意皆是浇灌,但过度的关注与压力,却可能让纤细的根系窒息。叶圣陶先生的箴言犹在耳畔:“教育就是培养习惯。”但习惯的养成,必先有松软肥沃的土壤。教育的真谛,或许恰恰在于懂得留白。给成绩单一点宽容,让家长群少一些比较,予少年一段可以试错的路途。刘再复在《童心百说》中写道:“植物永远平实与清新,它是植根于大地,没有侵略性的力量。”这让我想起校园里曾有一片荒芜的角落,我们任其自然生长。起初杂草丛生,但随着时间推

移,野花与蝴蝶相继而来。孩子们在那里观察昆虫、阅读诗歌,甚至重新发现了被遗忘的友谊。那片“留白之地”,竟成了他们安顿心灵的避风港。

陶行知先生还说过,要解放孩子的头脑、双手、空间与时间,使他们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。当我们学会欣赏每个生命独特的生长节奏,家校之间自会流淌出理解与支持的清泉。孩子们在适度的宽容中,反而寻得了内生的自信与方向。这种转变并非放任自流,而是源于一种深切的信任:相信生命自有其向上、向光的内在力量。

回首望去,运河边的垂柳依然挺立,静静见证着每一次跌倒与爬起。校园的清晨依然忙碌,但毕业班学生的脚步,似乎比以往轻快了些。他们背着书包走过,眼神里多了几分从容与明亮。或许,这就是教育留白的意义——并非降低期望,而是给予空间;不是放弃标准,而是尊重差异。我们终将看到,那些曾经被过度束缚的灵魂,会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下,舒展枝叶,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芒。

## 师者父母心

陈儒强(任城区)

南疆的天气向来干旱少雨雪,自我来后,却遇见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和两场雪。尤其是这第二场雪,下得格外带劲。雪给了我们惊喜,也带来了寒冷。

这两天课间,孩子们常往我办公室里跑,找我聊天。其中一个男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白白的脸庞,大大的眼睛,一头深色浓密的头发。他总像有什么心事,欲言又止。后来在我的开导下,他才怯怯地告诉我:这次来学校只带了一双鞋,鞋头开胶坏了,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。

原来如此。我赶紧记下这事,晚上下班后,顶着风雪跑到小区超市,买了一瓶502胶水。第二天早上,我让他来办公室,帮他把鞋粘好。可还是不放心,我又问了

他的鞋码,正好与我差不多。下午,我便把自己那双还没穿过的新棉鞋拿给他穿。

孩子接过棉鞋,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,腼腆地说:“老师,谢谢您!我叫奥布力喀斯木,是34班的。前几天我们换了任课老师,虽然您不教我们了,但我还是喜欢您。”

我心里一暖:“可爱的奥布力喀斯木,谢谢你的喜欢。老师也谢谢你的信任,能为你做点事,我非常高兴。”

是啊,苍穹之下,天寒地冻,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相互传递、温暖人心——那就是爱,永无止境的爱。我愿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,点点滴滴的努力,在彼此之间架起理解与关爱的桥,通往心灵的深处。